

高歌喀秋莎

楊繼良



莫斯科慶祝反法西斯勝利七十周年，鳳凰台和央視國際會轉播習近平出席閱兵

式。我怕錯過，提前兩天就在電視機上設置好，把兩個電台那天前後節目都錄下來。後來回放，對我國參加一百多軍人的方隊，高歌「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」，兩旁俄國觀眾齊聲附和，感到十分激動，反覆播了好幾遍。

我怕錯過，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對蘇聯有着特別的回憶。蘇聯解體已經二十五年，我至今不習慣用「俄國」這個名詞，因為這個改名，顯然是個失敗的記錄。我曾在短文中提到，十多年前去列寧格勒（聖彼得堡），從機場到市區中途，路中央留置了個殘存的大樓架子，中間有一座戰士持槍挺立的雕像。這使我立即回憶起五十年代看的《保衛列寧格勒》電影中一個鏡頭：接連幾天的血戰後，唯一存活下的戰士在一棟大樓殘壁前揚聲大呼「我，××，奉命守住了！」蘇聯在五十年代幫助我們建立了工業化的基礎，我們是在「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」的理想感召下，度過青年時期的。蘇聯電影和歌曲，深入人心。儘管以後中國曾有二十年「反修」宣傳，加上我個人歷次運動中受的迫害，但每當聽到那些旋律，仍不由自主地回憶那段美好的時光。我一位也有過不幸經歷的近親，前幾年去世時，孩子們因為他開追悼會時，特地放送他生前常聽的蘇聯歌曲。這些歌曲在他生前使他回憶起充滿希望的青春，給他帶來快樂，追悼會上又使子女們回憶起和父親相處的溫馨時光。再播送一次，伴他一路走好。

老了，入睡困難。在臨睡前，放送半小時音樂，以紓解情緒。昨晚，揀出一張美國抒情歌曲的磁盤，有「直到我們再見」的曲子。這首歌創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，寫一個戰士與情人告別，相約勝利後結婚。二戰時再次流行，我第一次聽到是在二戰結束後念大學的時候。曲中說：「那時天會更藍，在那條『情人』徑上。」於是，在校園裡，大家把一條比較隱蔽的草坪小路以此命名，可見此曲當年影響之深遠。校園裡流行許多美國歌曲，大家都覺得特別好聽。我的老朋友（也是同學）、北京舞蹈學院的指揮諸信思退休後，彈奏了不少我們都熟悉的美國老歌，送我們留念。我很是喜歡，複製帶給在「文革」中長大的女兒寄去。得到的回饋竟然是「一點也不好聽」！我把這個話在電話中與朋友討論，才知道這是個普遍的看法。我又一次悟到，是否喜歡某個歌曲或旋律，往往決定於是不是能引起自己快樂的回憶。

再一個例子是聖誕歌曲。這些都是很容易給我帶來寧靜、平安、快樂感的歌曲。老伴不是基督徒家庭出身，重複放送聖誕歌曲兩三遍，就會厭煩。這也證實我之所以感到喜歡，包含着它們給我帶來的聯想和美好回憶，她卻沒有這樣的「背景」。這和我女兒說那些美國老歌「一點也不好聽」，是同一個原因。

上世紀蘇聯解體時，我曾在莫斯科大學留宿一周，我們在照片上看到的大樓，是能容納數萬學生（每人一間）的龐大宿舍（我猜想世界第一），大樓裡有書店。我在那個商品浩繁的書店裡，竟然找不到大家都熟悉的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」的磁盤！我想，那是因為他們的年輕人都正着迷於搖滾樂，我那種懷舊的情緒已經不再流行。五年前，我在重慶遇到來自俄國的留學生，她的電腦內儲存了數百打情歌曲，並都發了給我。我問她為什麼找不到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」之類的老歌。她驚訝地說，「哦，原來你喜歡這個」，只能回國後找到了再發給我。原來如此！

從大陸電視台中，常常可以看到當下的歌星，在深圳等地演唱我完全不覺得「好聽」的歌曲。萬籟天輕敲衆手打閃光棒，隨旋律搖動，還有不少人附和着唱；我覺得作曲或演唱水平不佳的，他們卻十分熟悉甚至痴迷。遙想五十年後，當他們步入老年時，一定還會想聽這些我認為「不好聽」的歌曲，回憶自己離鄉背井打工、奮鬥，艱難而又甜蜜的青春吧。

我女兒說，她沒有感覺到哪些歌曲特別好聽。我想，是因為她不幸在「語錄歌」中成長的。然而，曾經流行的歌曲中，一定還有一些能夠幾百年地流傳下去，不會因一代人覺得陌生就斷了代。「喀秋莎」必是其中一個，我相信。

的思維和因愛成恨心起伏啊去演繹？當然她不是只孝山莊》名著。與們是偏僻，她們創《簡愛》，但妮二十九，醫學界屬於沒藥的也只是

為一九三九年的《咆哮山莊》是最成功的一來的都拍不出荒原的氛圍。而且總覺得那是觀點——一個貪慕虛榮的女人，偏偏懂得愛情

的男人，將全部的感情轉化為報復。這是多麼愛情的男人，我想最難深的不是時代的悲歡，而是人的情感

，最令人感嘆的莫過是作者艾米莉的早逝。我常常

活了三十年的話，她會為英國乃至世界文學帶來更為顯赫的作品嗎？一生只寫了一部作品，即成

其說是偶然，不如說是環境使然——勃朗特三姐

小鎮荒原土地上所養育出來的文學精靈。在這

文來英國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品。姐姐夏洛

艾米莉寫了《咆哮山莊》，小妹安妮寫了《阿格

都是短命的天才；夏洛蒂三十九歲，艾米莉三十

歲，都是死於結核病，即簡稱它的肺病。一百

可選不知道結核病是可致命的慢性傳染病，在


命。那時的人，似乎什麼都是命。然而歲日可

命。荒原上永恆的景觀，是她們不朽的作品。

部。後
現代人
：一個
雜的內
要如何
想如果
比《咆
為世界
妹，她
荒原上
寫了《
尼·格
歲，安
多年前
醫療上
能帶走

魯迅與《大

顧

 **文史叢譚**

魯迅一向重視直譯，強調「信」比「達」和「雅」更重要。當年趙景深先生以為「順」比「信」更重要，受到魯迅的批評。魯迅為了替自己的主張提供佐證，在《關於翻譯的通信》（後收入《二心集》）中曾舉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為例，指出他「為要譯書，曾經讀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」，「他的譯書，實在是漢唐譯經的縮圖。中國之譯佛經，漢末實直，他沒有取法。六朝真是『達』而且『雅』了，他的《天演論》的模範就在此。唐則以『信』為主，粗粗一看，簡直不能懂，這就彷彿他後來的譯書。譯經的簡單的標本，有金陵刻經處匯印的三種譯本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也是趙老爺的一個死對頭」。這一段論述由博返約，簡明深刻，概括了翻譯史上帶規律性的東西，不單是講清了嚴復翻譯作風前後的變化而已。

佛教東漢時傳入中國，不久就開始了佛經翻譯，方法完全用直譯，文字非常質樸，三國時翻譯家支謙說：「諸佛典，皆在天竺。天竺語言與漢異音，雲其書為天書，語為天語，名物不同，傳實不易……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，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，僕從此受五百偈本，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。將炎雖善天竺，未備曉漢，其所傳言所得胡語，或以義出音入，近乎質直。僕初嫌其辭不雅，維祇難曰：『佛言依其義不用飾，取其法不以嚴，其傳經當令易曉，勿失厥義，是則為善。』」所以當時的譯經全都「因循本旨，不加文飾」（《法句經序》，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七）。支謙說當時譯經文風「質直

荒原



李憶君

《論起乘》

六朝時「格義佛學」流行，譯經風格爲之一變，講究「達」而「雅」。代表人物當推著名的什法師即鳩摩羅什（三四一—四一三），他主張意譯，指責直譯「有似嚼飯與人，非徒失味，乃主令嘔噦也」（《高僧傳》卷二《鳩摩羅什傳》）。他認為譯文應「曲從方言」，只要「趣不乖本」（《卷八慧觀〈法華宗要序〉》，《出三藏記集》）就可以了。什法師佛學造詣很高，精通漢、梵兩種語言，他要求譯經既不失原意又流暢可讀，意思很好，是可以完全理解的，問題在於一般譯者很難做到。他本人的翻譯往往刪削原文，以省繁冗，又有所增補，以闡明原作的言外之意，斟酌損益，煞費苦心。其譯本影響很大，「衆心愜服，莫不欣贊」（《高僧傳》卷二《鳩摩羅什傳》）。但意譯的流弊亦復不小，一般的譯者不可能像他那樣精通佛學同時又精通兩種語言，水平低的人搞起意譯來，妄加增刪改動，譯本往往頗失原意，以至成為「晉宋尙於談說，爭壞其淳」（《辨正論》，《續高僧傳》卷二《彥琮傳》）。意譯之弊被認識到之後，直譯法又開始抬頭，唐代譯經仍然以「信」爲主，大翻譯家玄奘（六〇〇—一六四四）就特別強調直譯，專門名詞簡直只好音譯。所以唐人譯經現在會覺得比較難懂。

關於《金陵刻經處》的三種譯本《大乘起信論》」十六卷本與十八卷本《全集》注云：「解釋大乘教理的佛教經書。相傳為古印度馬鳴著，我國有南朝梁真諦和唐實叉難陀的譯本。南京金陵刻經處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這兩種譯文的《大乘起信論會譯》。」按此注極是，只是《大乘起信論》不宜稱為「經書」。

魯迅與《大乘起信論》

顧 農



魯迅一向重視直譯，強調「信」比「達」和「雅」更重要。當年趙景深先生以為「順」比「信」更重要，受到魯迅的批評。魯迅爲了替自己的主張提供佐證，在《關於翻譯的心集》）中曾舉近代著名翻譯家爲要譯書，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他的翻譯，實在是漢唐譯經的縮漢末質直，他沒有取法。六朝真了，他的《天演論》的模範就在主，粗粗一看，簡直不能懂，這。譯經的簡單的標本，有金陵刻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也是趙老爺的段論述由博返約，簡明深刻，概性的東西，不單是講清了嚴復己。

中國，不久就開始了佛經翻譯，文字皆非常質樸，三國時翻譯譯家，多住在天竺。天竺語言與漢異，音近而語為天語，名物不同，傳實不易。晉天竺，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，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。將炎雖不通漢，其所傳言所得胡語，或以義推，其辭不雅，難祇禮曰：「取其法不以嚴，其傳經當令易於為善。」」所以當時的譯經全用直譯。（《法句經序》，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一）



翡翠湖（攝於加拿大班夫國家公園）

鍾穎蕙



「美麗牌」與肖像權案

余文

這裡很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五年的「肖像權」糾紛一案，當年曾在上海及周邊地區傳得紛紛揚揚，不但成為當時的一大新聞，而且在多年後還經常被人們提起，作為市井的一大談資。筆者出生雖晚，但因父親曾在上海工作過，母親也一度隨父親居住上海，他們也曾向我講述過這一傳聞；一九五〇年代後市場上仍有新美麗牌香煙供應，抽此煙的人有時也會重提相關的舊聞。這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？筆者根據查閱到的可靠史料，不妨摘錄出來重溫當年舊聞。

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年）一次偶然的機會，華成經營者途經一家照相館時，發現了一張署名仲伯呂美玉在時裝京劇《失足恨》中拍攝的半身照像，裝束華美、生動活人。於是他們購得此照請名畫師為它勾勒金圓形框，框外點綴綠葉，兩側以虎黃色美術圖案，為商標。經過充分醞釀，就在這年十二月華成正式推出新品美蘭牌香粉。最初為十支硬盒裝，後又推出五十支鐵聽裝，並印製了精美華麗的四聽裝和六聽禮盒裝；後還推出過二十支軟包裝的美麗牌香煙。前面已提到由於它品質優良，加上商標精緻華美，別具吸引力，一推出市場響名鶯起，獲利頗豐。

一年半後的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年）夏，經人提醒的美女呂美玉本人，就華成侵犯自己肖像權一事致函華成公司進行交涉。法捕房也隨即禁售法租界店攤所有美麗牌香煙。由於呂美玉丈夫魏廷榮（時任法租界商團司令）與華成董事長戴耕莘（鎮海人，上海總商會會董）有親戚關係，經託人斡旋後，華成公司和呂美玉達成和解：華成願以每箱美麗牌捲煙提取商標費用零點五元給付呂美玉，暫時平息了這場「官司」。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年）四月，呂美玉提出自願解除之前的協議，由華成一次性給付二萬元結束了這場糾紛。自此，華成煙草公司完全取得了「美麗」煙標的專利權。

《雞肋編》註評

顧農

動、薄利多銷、開闢特色服務、有取有予，注意品牌等等舉措，都大有可觀；一般人只注意一句要用要領，要讓人家花錢花得愉快、痛快。用錢的人雖然是一文官，卻近於一位高明的○○○。唐代僧人澄觀曾經主持恢復遭到天災破壞的泗州開元寺。普大鐘，本事很大，所以莊辛豫拿他來同文用寺作比。普普通通小和尚可以只會唸經如此，當家來和尚則非得有些經營的才幹不可。寺廟如此，世俗的單位何嘗不然。

兩浙婦人皆事服節口腹，而恥爲營生，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費者，皆縱其私通，謂之貼夫，公然出入，不以爲怪。如近寺居人，其所貼者皆僧行者，多至有四五焉。浙人以鴨兒爲大諱，人但知鴨，雖雞無諱，亦無氣；後至南子，乃知鴨若只一雄，則雖合而無卵，須三始有子。其以爲諱者蓋爲耳，耳，不在於無氣也。（卷中，第七十三頁）

《雞肋編》卷下還有一條列舉陳師道詩中運用的俗語二十二條（第一一七至一一八頁），並可參看。

蘇公嘗會孫實公案。孫畏內殊甚，有官妓善商謔，蘇即云：「剛通勸韓信反，韓信不肯反。」其人思久之，曰：「未知中否，然不敢道。」孫迫之使言，乃曰：「此怕鬼漢也。」蘇大喜，厚賞之。（卷下，第九十八頁）

按：蘇東坡喜歡開玩笑，而不思敬謹，每多妙語。他要嘲笑孫實其人懼內，不宜直接點破，便臨時創作了一條謎語讓那位聰明的官妓來猜；這官妓也是妙人，故意不肯說，誘導孫實逼她說，終於不得已而道出謎底是「怕鬼（婦）漢」。孫實不單是怕老婆，智商也比較低——謎底已經呼之欲出了，他還在逼人開口。可知當時的形勢不是二比一，而是三比零。

石碾委其上，不旬月，遂爲平地。乃創爲佛堂，塔，再級則止。又作輪藏，殊極麼麼。他寺每轉三匝，用錢三百六十，而此一轉，亦可取金，才一之一。日運不絕。遂造大鐘，用銅三千斤。時慧日、東靈二寺，已爲亡人，無常鐘，若又加一處，不特多，且有爭奪之嫌。文用乃特爲長生鐘，爲生者誦日而擊。隨所生時而叩，故同日者亦不相觸，獲施不貲。先是酒務有漏瓶棄之，文用乞得數千枚，散於邑中編戶，每漏瓶炊時，文用置掬其中，旬日一掠，謂之句頭米。工匠百數，賴此足食。慧日禪寺爲屯兵殘毀，縣宰欲請長老，上書以惠以給。文用首助錢五百，而此下樂之，施利日廣。自建炎戊申至紹興癸丑，六歲之間，化錢餘十五萬緡。又請朱勉堉寺舊額，爲「崇教興福院」，不數年，遂爲大利矣。其人故未可與澄觀擬，但其所

顧

這是外地人，而曾經生活在浙中，因此熟悉這種的俗說。

諺有一巧媳婦怪不得沒麵吃」與「遠井不救近渴」之語，陳無已用以爲詩云：「巧手莫爲無麵餅，誰能救（留）渴需遠井？」遂不知爲俗語。世謂少陵「雞狗亦得將」一用「嫁得狗，逐雞飛；嫁得狗，逐狗走」，或幾是也。（卷中，第七十四頁）

按：杜甫（少陵）的「雞狗亦得將」句，出於他的名篇《新婚別》（《後山集》作者陳師道的一〇五三——一〇二二，字無已）是江西詩派的大詩人，寫詩很講究化用「俗間言語」。（《後山集》前有南宋任淵注，後有近人冒廣生補箋）冒豫辛整理本，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版）。莊季懷這裡引用的兩句出於後山的《送杜侍御轉運陝西》詩（見《後山詩集補箋》上冊第五十八至六十二頁）。曾經經過侍御的杜姓此時由徐州地方官調任來京各過事而已。而此時來京任江陵軍節度使。



燈下集

兩宋之交名流莊綽（字季豫）的《難防編》是一部著名的筆記，今有蕭魯陽先生點校本（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，爲《唐宋史料筆記》之一），取讀甚便；茲選錄幾則，略加註釋評點如次

韓退之《送僧澄觀》詩云：

「火燒水轉掃地空，突兀便高三百尺。借問經營本何人？道人澄觀雖僮僕。皆言澄觀雖僮徒，公才自用當今無。一凡釋氏營建作大緣事，雖離行業，然非有才智，亦不可也。平江府常熟縣有僧文用，目不識字，而有心術。始欲建寺，即倡云：『城西北有山，而東南乃湖濱，客勝於主，在術家爲不利。』若於湖濱建爲梵宮，起塔其上，則百之內，士民道釋當日隆於前矣。」及規沮

按：魯迅先生曾經親手摘抄此則，並加按語云：

案《水滸傳》敘鄆哥向武大郎索麥稭，「武大道：『我屋裡又不養鵝鴨，哪裡有這麥稭？』」鄆哥道：「你說沒麥稭，但怎地棧得肥韋趁子，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，煮在鍋裡也沒氣？」武大道：「我拿鳥狗猴！倒罵得我好。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，我如何是鴨？」……」鴨必多雄始孕，蓋宋時浙中俗說，今已不知。然由此可知《水滸傳》確為舊本，其著者則為浙人；雖莊季象，亦僅知鴨羹無氣而已。

《難肋編》有紹興三年（一一三三）序，云今已將八百年。（《華蓋集續編·馬上支日記·六月二十九日》）

魯迅研究小說史，所以對這樣的材料非常注意，且善於做現象的還原究底工作。不過由《水滸傳》採用了浙中俗語則推定其作

絲葉，再襯以虎黃色美術圖案，作為商標。經過充分醞釀，就在這年十二月華成正式推出新品美麗牌香煙。最初是五十支硬盒裝，後又推出五十支鐵聽裝，並印製了精美精緻的四聽裝和六聽禮盒裝；後還推出過二十支軟包裝的「美麗牌」香煙。前面已提到由於它品質優良，加上商標精緻，別具吸引力，一推放市場聲名鵲起，獲利頗豐。

一年半後的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年）夏，經人提醒呂美玉本人，就華成侵犯自己肖像權一事致函華成進行交涉。法捕房也隨即禁售法租界店鋪所有美麗牌香煙。由於呂美玉丈夫魏廷榮（時任法租界商團司令）與華成董事長戴耕莘（鎮海人、上海總商會會董）有親戚關係，經託人斡旋後，華成公司和呂美玉達成和解：華成願將箱裝美麗牌捲煙提取商標費用零點五元給付呂美玉，暫息了這場「官司」。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年）四月呂美玉提出自願解除之前的協議，由華成一次性給付元元結束了這場糾紛。自此，華成煙草公司完全取得了「麗」煙標的專利權。